

总 序

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曰客家族群,发祥于我国中原大地。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早从秦汉时起,他们的先人就从中原不断往南迁徙,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个省(区)。进入近代以后,锁国封关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于开拓进取、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者也不少。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也为居住的省(区)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致国权丧失、民族阽危。国难当头,客家儿女又本其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开展反对封建压迫、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在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瞩目和赞许。因此,在 19 世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到上个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大陆各个客家省(区),客家联谊社团的组织,客家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世界客属恳亲活动的开展等等,使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6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赞助。它的宗旨是:加强和海内外客家乡亲以及从事客家研究同道们的联系,为弘扬客家历史文化、增进各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促进祖国建设大业尽心尽力。为此,我们在做好客属日常联谊工作的同时,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以地域、人物和客家历史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组织编写并出版客家研究系列丛书。

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它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为基点,以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分别研究该地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与周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等等。通过区域“客情”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全国以至世界“客情”创造条件,从而使我们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涌现出不少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著名客家人物,他们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宝贵的生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并为他们分别立传,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奋发向前。

三是《客家文化综论丛书》。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学界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吸纳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对客家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我们的研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三套丛书,归宗于“客家研究”一个大课题。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客家文化资源,拓宽研究视野,深入问题探索;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努力写出课题新意,使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深信:有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有海内外客家乡亲和我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通过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展交流和讨论,就可以逐步取得对问题的真实理解,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工作正在起步。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努力以赴,做好工作。谨以至诚,祈求方家和读者朋友们的及时批评和指导。

《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总主编 钟文典

2004年10月28日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一、绪论/ 1

（一）关于民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客家人的界定/ 1

1. 关于民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 1

2. 关于客家人的界定/ 3

（二）客家历史的分期/ 6

二、客家渊源/ 13

（一）主源——中原、江淮/ 13

1. 中原华夏/ 13

2. 江淮汉人/ 22

3. 非客家的汉人/ 34

（二）支源——南方土著/ 34

三、客家先民的南迁/ 45

（一）客家先民的主体/ 45

（二）客家先民南迁的原因/ 52

（三）客家先民迁徙的特点/ 54

(四) 客家先民南迁的历程 / 64

- 1. 客家先民的始迁 / 66
- 2. 客家先民的继迁 / 72
- 3. 客家先民的主迁 / 79
- 4. 客家先民的再迁 / 91

四、客家民系的形成 / 96

- (一) 酝酿 / 99
- (二) 雏形 / 112
- (三) 形成 / 122

五、客家民系的发展 / 152

- (一) 播衍 / 152
 - 1. 回赣 / 155
 - 2. 填川 / 165
 - 3. 入桂 / 175
 - 4. 返陕 / 197
 - 5. 渡台 / 208
 - 6. 下琼 / 224
 - 7. 出洋 / 229

- (二) 社会 / 256

附录：世界客属重要社团一览表 / 279

后记 / 297



前 言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重要民系,目前人口约有八千多万(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统计为 1.2 亿)分布在海内外,成为当今世界上分布极广而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的历史,是一部因乱逃难和扎根创业的历史,又是中原南迁汉人同当地土著民族结合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历史沧桑感的文化。从客家人的语言特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既可以看到汉民族的古风,又可以领略到其独特的文化氛围。

客家以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和赞叹,被誉为“日不落的族群”。

这个伟大而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日不落的族群”,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我国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早在 1936 年就说过:“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多了一半。”^①陈修先生进一步发挥说:“客家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客家的源流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无从着

^① 罗常培:《临川音系》,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手研究客家历史上的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如客家称谓由来、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风俗等等,一句话,没有客家源流问题,也就谈不上客家,也就没有客家研究。”^①

因此客家源流的研究,是一个既是古老的又是敏感的常研常新的课题。

自清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

其一,客家源于一个野蛮的少数民族。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个别别有用心的广府人,他们由于受“土客械斗”的触动,把“土客械斗”的原因归结为客家人的好斗和凶狠,从而由本民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客家视作一个野蛮的、好斗的民族,并给客家起了一个带轻蔑性和辱骂性的称号——“客贼”。如清代编修的《新会县志》和《四会县志》就把客家的“客”字加上反犬旁。1905年顺德人黄节编写的《广东乡土历史》一书,也称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等等。

其二,客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民族。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或文化人类学者。如英国人种学家史禄国在《中国东部和广东的人种》一书中说:“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又,英国学者爱德尔在《客家人种志略》一书中认为,“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美国学者韩廷敦在《种族的特性》一书中认为,“客家这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此外,美国《国际百科全书》搜集外国人关于客家记述的著作十余种,其中有云:“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认为,“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②

其三,客家是中原南迁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或民系、族群)。持这种意见的是以客家籍学者为主体的客家问题研究者。在今天被公认为客家研究最早的文字著述——清嘉庆十三年(1808)徐旭曾的《丰湖杂记》中,这一看法就被系统地表述出来了。他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③嘉应客家先贤黄遵宪《己亥杂诗》中有云:

筲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

① 陈修:《客家源流探奥跋》,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98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③ 转引自罗香林著《客家史料汇编》第一册,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297页。



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野外团焦岭上田，世传三十子孙千。
元时古墓明朝屋，上覆榕阴六百年。

此亦道及客家源流问题，并且自注：“客人来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五代时，有九族随王审知入闽，后散居八闽。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方言多古语，尤多古音”。^①已故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说：“客家为汉族里头的的一个支派。”^②“‘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顾名思义，当知其非中国南部固有民系。”^③罗香林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又说：“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他们的先民，就是因为受了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自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④此后，客家系中原南迁汉人这一基本正确的观点，几乎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共识。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关于客家源流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在这一重新研究的过程中，被罗香林从移民史、文化史等多方面反复论证的客家民系出于中原汉民族的观点，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1994年3月，房学嘉出版了《客家源流探奥》一书。该书从客家地区（闽西、赣南和粤东北）古代的特定历史人文地理入手，证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的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地区的中原人。”“总的结论是，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客家之‘客’是他称，不是自称。古越族遗民大都居山，一些为逃避赋役的汉人也居山入越。汉族人及汉化较早的荆楚人、吴越人等称这些居山的越人、汉人为‘山客’。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⑤

1996年，江运贵原著、徐汉斌译《客家与台湾》，由台北常民文化事

① 《入境庐诗草笺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813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4页。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页。

④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页。

⑤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版。

业有限公司出版。“这本书是近年来,唯一摆脱罗香林所建构‘客家为中原正统民族说’的重要著作,作者重新进入中国古代的文献,更依据现代的科学方法,从人种学、遗传学、语言学以及各界的客家研究成果,彻底推翻罗香林的理论,大胆提出‘客家人系出北方蒙古民族’的论点,可以说是近代客家研究上最重要的里程碑。”^①

由于客家源流问题涉及的时间长、空间大,更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缺少或散漫、零星,加之有些研究者研究客家源流问题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地方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所以以往诸家关于客家源流的阐释,迄今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身为客家人,作为从小在嘉应客家山村长大而又背井离乡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学者,心怀桑梓,泉井情深,乡音无改,未曾或忘;对客家乡土、历史、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早在大学读书时,就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文天祥与朝天围》、《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特点的形成问题》二文^②。不幸的是,正拟深入学习研究时,却碰上了1957年反右派的“左”的劫难,被戴上右派铁帽,从京师发配至粤桂边的土客杂居地区的乡村中学。虽无言论自由,仍可收集资料,直至1979年1月才获平反改正。1983年6月调到高等学校后,去日苦多,来日苦短,发奋学习研究,先后出版和发表了:《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客家研究“三疑”试释》、《客家“根在河洛”考》、《客家文化中的南方土著民族习俗因素举隅》、《客家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举隅》、《客家渊源论纲》等专著和论文。在这“振叶以寻根,观澜以溯源”的过程中,受到海内外众多客家研究成果的启发,特别是周振鹤、蒋炳钊、吴永章、谢重光、朱洪等独到见解的启示,对客家源流问题有了一些想法: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泱泱客家的渊源不是单元的,而是二元甚至是多元的,但各元之间又是有着主次、本末之分的;主体是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后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南迁汉人,但也包括与南迁汉人融为一体的南方土著民。客家既是种族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客家文化既保留了较为浓郁和相对完整的汉族传统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南迁后,又和当地土著存在着文化上的采借和涵化。这样,才形成了绚丽多彩而又独具一格的客家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的和卓越的贡献。客家就是客家,既不是“东方的犹太人”更不是吉普赛人。这些想法,就成了本书的内容核心和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

① 陈逸君主编:《台湾客家族群史史料汇编第一辑——台湾客家关系书目与摘要(专书、论文、研究报告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10月版,第50页。

② 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1957年第3期。



罗香林奠定的把客家源流与中国移民史相结合,把历史文献与方志和民间谱牒家乘资料相结合,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本人予以接受和运用。通过详细占有资料,分析资料,让资料说话,以期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客家源流的原貌。在写作风格上,力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舍弃那种晦涩、艰深、堆砌概念的书斋气,注意了本书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写给作者的同行看的,而是写给海内外关心客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客家历史和文化的非专业读者看的。这些主观意图,是否正确?能否达到?尚待客家父老乡亲、专家、读者检验。由于身处祖国南海之滨的非客家地区,资料搜集不易,求教释疑乏师,切磋琢磨缺友,学力见识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匡正。

一 绪 论

（一）关于民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客家人的界定

1. 关于民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

“民系”是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半个世纪多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沿袭了这一说法，并加以确认。

“民系”是“民族支系”的简称。在国内的民族学著作中，大概只有费孝通稍稍提及了一下大致相当于“民系”的内容。他说：

我认为在民族这个概念上是否可以设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藏、蒙、回等 56 个民族；第三是这 56 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苗族中的细苗、青苗等。^①

在国外的民族学著作中，大概也只有前苏联的民族学家尼·切博克萨罗夫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说：

属于民族共同体范畴的还有一些地方性和地域性的民族分支，

^①《费孝通谈民族概念三层次》，《民族团结》1986 年第 6 期。

它们虽然操同一种语言并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一般在亚文化层次乃至语言特点上都略有不同。民族只可以说是对人类进行民族分类的基本单位,除民族之外,还存在较高或较低层次的民族共同体。^①

① [苏] 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科学·文化》,东方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版。

这段论述至少包括了以下三层意思:(一)民族共同体内部还可以划分若干较低层次的、地方性或地域性的民族分支;(二)各民族分支操同一种民族语言,并且有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意识;(三)民族分支有同属一族的共同的民族文化,但在亚文化(非主体文化)层次上,也就是在语言和风俗习惯的诸多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可以进行次一层级的划分。这里说的“民族分支”,实际上相当于“民系(民族支系)”。不过,切博克萨罗夫不叫它“民系”,而称之为“亚民族”。

据此,王东林提出了“民系”概念:

民系是民族的区域性分支,是民族内部在民族共性覆盖下的,具有相对差异的方言以及生产、生活习俗的人类群团。^②

② 王东林:《民系理论的初步探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年第 2 期。

民系是怎样形成的呢?罗香林说:

按民系成形,实基于外缘天截内演三种重要作用。所谓外缘,是指各个比邻而居的民族相互间的接触和影响,这种接触与影响,有时可使那些有关系的民族,各于内部化分为若干新起的系派;普通庞大极了的民族,往往,以占地广漠,四围相邻,不止一族,各部分所受外来的影响,不能通体一致,终以各个局部的人们会成为族内各个支派;次复,任何民族均不能永久避免与外族相竞争或冲突,若以竞争冲突而判结战负,则其民族的形态,必起种种变化,或则将居地一部分让给外族同居,听其与本族一部分人们发生混化,或则四散迁徙,以避敌锋,使族内人们分为若干小群,栖止于环境不同的地域,结果都可使该民族成形为若干不同的民系。所谓天截,是指各种民族因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使其族众化分为若干不同的民系而言。如地层陷落,分割其族的居地为二部,或气候变迁将其族居地化分为若干性质不同的地带,又或雨量减少不足以滋长所以给养人类的生物,或洪流暴发,民不安居,凡此皆足以引起各种移民运动,而各种迁移的人们又每易接受新起环境的影响,结果也可成为若干不同的民系。所谓内演,是指民族内部的演化。任何民族,苟



非有外力的压迫或强制,则其族内比较活跃的分子,往往会因感觉目前生活状况的不能满足而欲积极向外发展,而族外可供发展的地方,实际不限一途,各途的环境亦每不一致,久而久之,亦会成为若干不同的民系。这便是民系成形的通则,客家民系的成形,及其血缘如何的问题,自然也要拿这通则来解释。^①

王东林说:

民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民族融合的不充分或民族发育的不完全;二是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交往障碍以及人口的迁徙运动;三是“生存地域”的差异性。^②

诚然,上述“三个作用”、“三个原因”都是民系形成的重要条件。但是,民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意识的方言共同体。它往往是由于人口迁移,酿成迁移者和迁入地土著民族彼此间文化的采借与涵化而形成民系文化。同时,这一民系文化仍以迁入者民族文化为主体,否则便不是民系而是民族了。民系文化又因吸收了当地土著民族文化,而与迁入者的原民族文化有着差异性的一面。

民系一经形成,便有了相对的稳定性。民系发展的途径与民族发展的理论大同小异。客家俗语云:“食_厝井水转_厝声。”即民系之间、民系与民族之间有一定的吸收性与同化力,亦有对异系、异族文化的吸收与融会,对本民系文化的选择与扬弃,直至民系个性的消失。

2. 关于客家人的界定

何谓客家?这说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在理解上往往概念不清,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客家来源与客家形成、客家先民与客家混同的现象。诸如:

罗香林在答复友人罗干青的信中说:

来书谓当确立客家界说,尊见甚是。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之系统,则在五代以后。……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届,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或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67~68页。

② 王东林:《民系理论的初步探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之迹象。想高明亦以为然也。^①

李逢蕊在其《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中说：

我觉得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系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在实际生活中能得到有说服力的验证。那么，什么叫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②

吴福文在其《闽西客家文化事象举探》一文中提出：

研究客家史理应注意（福建）宁化石壁。它能够成为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很好解决而大家又亟待了解的客家界定的重要参考依据。也就是说，中原移民在历史上几大迁徙的大背景中，凡流居过宁化石壁的一般都成为客家人及其后裔。……族谱中是否说明流居宁化，完全可看作是区别客家及其后裔的重要标志。……流居宁化及其石壁的中原移民大多是客家人的看法，有它不少的道理。尽管它不能成为界定客家人的唯一条件，但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③

黄开禄在其《论二百年后之客家人》一文中说：

此客家人之定义为何？究涵何种条件？就今日之通义论，（一）当指其会讲客家话。（二）涵义其原籍之属于嘉应州区之县份，或来自‘多有客家人’之地域，如汀州、大埔、惠州、台湾新竹，等等地区。（三）当然涵义其为中国汉族人士。可见今公认之‘客家人’定义，一以客话，二以籍贯为条件，似未想到汉族血统及华夏文化，因湖广闽申琼等人士，因皆为汉人汉化。凡具有客话及籍二者之中国人，概可视为客家人。似无争。其身居嘉应州区之人，皆是。其住在广州市郊之沙河者，虽已移居三两代，凡能操客家话者，也是客家人。住在台湾新竹苗栗等处，仍能操客话者，也是。处在南洋欧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 10 月版，第 42 页。

② 见《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③ 见《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美三五代者,只要能说客话而仍属汉族血统者,也算。数百年来之事实,确是如上所例述。^①

钟嘉谋在其《当前客家学的三大课题》一文中说:

客家民系特征有两个:一是纯粹的汉族血统;二是为中原古音的客家话。……时移势易,客家这两个特征都逐渐消失。……笔者认为客家界说,也许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客家人,指正宗的客家人,他们具有血统和住地两个标准;广义的客家人,也包括上述客家人收养的异族子女和在客家住地出生和长大,又自认为客家人的洋人子女。^②

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房学嘉在其《客家源流探奥》一书提出的另一说。他说:

总的结论是,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客家之“客”是他称,不是自称。古越族遗民大都居山,一些为逃避赋役的汉人也居山入越。汉族人及汉化较早的荆楚人、吴越人等称这些居山的越人、汉人为“山客”。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③

众所周知,汉族各大民系,几乎都是以所在地域命名,如浙江人、闽南人、广府人、北方人,唯独客家人不以所在地域命名,他们流布于全国11个省(区)200多个县,也实在无法按地域命名。可是,他们所操方言和其他文化习俗,其内部又具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上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移、定居的过程中曾与原住民发生冲突,导致客家人内部产生一定的内聚力。侨居海外的客家人多组成社团维系客家文化,有的地方还有只许客家人之间通婚的风习,表现了地方集团意识。不过,这种意识从来没有越出自认是汉族这个界限。客家人历来不承认自己是非汉族,曾有过被误认为非汉族而引起不满的事实。我们说客家人是汉族的组成部分,虽与其来源有关,但不取决于此,主要是由于客家的语言是汉族语言的一个支系,文化也只是汉文化下属的一种亚文化。总之,它们没有形成另一种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自我意识,确实是一个统一的民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单是“客家”这个与众不同的称呼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① 见《旅港嘉应五属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86年)。

② 见《客家研究辑刊》1993年第1期。

③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55页。

诚然,一个民系的来源和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客家先民的入迁,并不等于客家就已经形成,他们刚迁入时,他们的身份还是纯粹汉族。因此,如果仅仅理解客家是汉族中的一支民系,还没有完全说明客家文化的本质。我是赞同这样一种意见,客家是指他们既保留中原文化特征,又吸收了侨居地、迁入地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形成的一支不完全同于汉族又有别于当地民族的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基于这个认识,就比较容易理解今日的客家,它不是单纯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同样是经过不断同化侨居地、迁入地土著民族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故客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原入迁的汉族与侨居地、迁入地土著民族融合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因而其形成便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必须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东南地区为“百越”居住区,如今在这区域内形成的各个民系,大都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①

① 参见蒋炳钊《关于深化客家研究的思考》,《客家源》创刊号。

总之,关于客家的界定,是否可以这样说:客家,或客家民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的一定客属亲缘,更主要是文化认同意识的方言共同体。所以,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即为客家先民;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凡认同客家方言、客家文化者均为客家人。

(二) 客家历史的分期

晚清杰出诗人黄遵宪有“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嗇唐魏风,盖犹三代民”^②等诗句,指的是客家先民辗转迁徙,南渡长江,定居赣、闽、粤诸省,以后再蕃各地移居海外的史实。

② 《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9页。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迁移的历史过程,国内外学者有卷帙浩繁而冗长的书籍和记载。然而,汉族中的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迁始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有争论。有说始于南宋,有说始于东晋,亦有人说始于秦,还有人说始于汉、始于三国、始于唐、始于五代,等等。因而形成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大迁移“二次说”、“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几次说”,也有的人不分批次只说过程,亦有人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③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55页。



最早讲述客家源流的徐旭曾在其《丰湖杂记》一文中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无多也。”^①

罗元贞在其《漫谈客家人》一文中说：回顾历史使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时代，至少有过三次北人南迁，以避北方的战乱。第一次，两晋之际，即所谓“永嘉之乱”、“五胡十六国时期”。主要是由北方少数民族之贵族搞起来的战争、屠杀、抢掠，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因此北方的汉族人民（各阶层）先后逃奔长江以南各地。第二次，唐中叶时期。发生了以“胡人”安禄山与史思明为首的、破坏国家统一的“安史之乱”。北方人民又陷于战祸，时间约九年。正如李白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第三次，金国灭北宋时期（或南北宋之际）。女真贵族一再大举率军南下，攻打北宋皇朝（北宋都城在今河南开封），掳二帝，灭北宋之后，金兵又渡江追击南宋君臣，虽然时间不太长，却使南渡汉人感到“风声鹤唳”，就往更南的闽、赣、粤等地区逃去。主要是第三次南迁的汉族人民被称为客家人。以后各朝代，虽有北人南迁，或已经定居的客家人再次迁移，但就其名称来说，仍叫客家人。^②

罗香林则认为：“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③这一说法，在其《客家研究导论》，特别是在《客家源流考》中，作了充分的论考。其结论是：第一次的迁移，则以受“五胡乱华”所引起，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第二次迁移的动机可说是由于唐末黄巢造反的逼迫。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入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从事第三次迁移。客家第四次的迁移，则一方基于内部人口的膨胀，一方基于满洲部族入主中国的影响。迨至清咸丰六年（1856）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而引起第五次迁移。

台湾学者邓迅之在其《客家源流研究》^④一书中，沿袭了罗香林的客家五次大迁移的说法，仅在第五次迁移时，加上了“太平天国事件之影响”的看法。

① 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第297～299页。

② 见《广州日报》1983年2月6日。

③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版，第13页。

④ 台湾天明出版社1982年版。